



红魔假面舞会

—— 爱伦·坡短篇小说选

刘晶 译



红魔假面舞会

——爱伦·坡短篇小说选

刘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魔假面舞会——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美]爱伦·坡著;刘晶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309-07764-3

I. 红… II. ①爱…②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近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890 号

红魔假面舞会——爱伦·坡短篇小说选
[美]爱伦·坡 著 刘晶 译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09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64-3/I·589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

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茨威格、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001	丽姬姬
024	黑猫
038	黄金甲虫
088	钟楼魔影
101	亚瑟府的倒塌
127	红魔假面舞会

- 136 梅策尔的象棋手
- 165 跳蛙或锁链上的八只猩猩
- 179 催眠启示录
- 195 失窃的信

丽姬娅

意志恒在，永不消逝。谁能了解意志之奥秘和力量？上帝不过是一个泽被万物的伟大意志。若不是因为意志薄弱，人不会臣服于天使，也不会畏惧死神。

——约瑟夫·格兰维尔^①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与丽姬娅小姐是怎样结识的，什么时候，甚至连在什么地方也想不起来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历经那么多苦难，我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或许，我之所以不能够回忆起，是因为我爱人的如下品性悄无声息

^① 约瑟夫·格兰维尔(1636—1680)：英国哲学家、作家。

地潜入我内心，并未引起我任何注意：她罕见的学识，独特而娴静的美，能拨动人心弦的声音，以及她双唇轻吐出的音乐般美妙的言语。不过，我隐约记得，我是在莱茵河畔一个古老而日渐衰微的大城市遇到她的，并和她在那里频繁见面。关于她的家庭——这一点，我肯定听她亲口提起过，并确信她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丽姬姬！丽姬姬！即使埋头于这世界上最让人忘我投入的研究之中，只要想起那甜蜜的字眼——丽姬姬——尽管早已是阴阳相隔，她的身影仍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我试图拿起笔，将这一切记下，但在我回忆的片断中，却怎么都找不到她原先的姓氏——她曾是我的朋友和未婚妻，是陪我研读的知己，最终成为我心爱的妻子。这对丽姬姬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抑或是对我情感的考验，我根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或者，这只是我自己的幻想，只是献给爱的神坛最狂野的浪漫？我依然没有办法记起事情的真相——难道是我已经把我们的开始和经历都彻底忘记了？确实，如果那个被称为浪漫的精灵，那个居住于埃及的面色苍白而双翼缥缈的艾斯托菲掌管着不幸的婚姻的话，那我无疑是受到了她的控制。

但有一样东西弥足珍贵，它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丽姬姬的模样。她身材高挑，可以说很苗条，在她

最后的日子，这让她更显得瘦弱。我无法用言语来描绘她那高贵和轻盈的体态，也无法将她走路时袅娜的身姿诉诸笔端。她就如同一个影子，来去都无踪无影，若不是伴随着甜美而低沉的声音将她大理石般光滑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肩头，我从来都察觉不到她走进我的书房。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她的容貌相媲美。那就如同一个吸食鸦片之后的无与伦比的梦——那张脸虚幻而飘逸，比那些德洛斯岛^①仙女们安睡的灵魂里的梦境更加绚烂。但她的面容也并非异教徒在经典教义中倡导人们去信奉的那种端庄贤淑，“缺乏了一些怪异的成分，就不会有其绝对的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②在谈到各种类型的美时曾这样说过。尽管丽姬娅的容貌并不是那种古典的美，尽管我觉得她的可爱的确到了“极致”，虽有很多的“奇异”之处，但我还是认为她属于标准的美，那些“怪异”根本就无迹可寻。我审视着她高而苍白的额头——那是完美无缺的——这个词用在这样高贵而圣洁的地方，竟显得如此

① 德洛斯岛，在希腊语中是“光明灿烂”的意思，相传是阿波罗的诞生地。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的妻子之一勒托受赫拉的迫害，为了躲避灾祸远走他方，最后来到德洛斯岛，她发誓她的儿子以后将把庙宇建在岛上，这个小岛才同意为她提供避难所。太阳神阿波罗与双胞胎妹妹阿尔忒弥斯就诞生在岛上金托斯山的一棵棕榈树下。

② 即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又被称为维鲁拉姆男爵。

无力。她的皮肤光洁如象牙，额上的曲线高贵而安详，乌黑浓密的卷发散发着自然的光泽，就像是荷马史诗中的“风信子”！我凝视着她那纤巧的鼻子——这是只有在优雅的希伯来圆形浮雕中才能一见的曲线。他们都有着同样奢华光洁的外表、同样不可察觉的钩状外形、同样协调的鼻孔，透露出生性的自由。我仔细地欣赏过那张甜美的嘴巴。那真是造物的极致——上唇纤细优美，下唇则柔软性感，一颦一笑时酒窝变换着形状，回眸时牙齿散发出神圣而令人着迷的、宁静温和的光辉。我也反复端详过她的下巴——是希腊人所特有的那种，宽大又不失柔和，庄重圆润中透着灵气。这样的轮廓，阿波罗神也只允许雅典人的儿子克里奥门尼斯^①在睡梦中看见。我们再来看一下丽姬娅的大眼睛。

我无法找到任何已有的典故来比拟她的眼睛。或许，这双我深爱的人的眼睛正暗合了维鲁拉姆男爵所隐藏的秘密。我必须相信，这双眼睛比我们种族的人的眼睛大得多。它们甚至圆过诺扎德山谷里眼睛最圆的羚羊。不过，这只是有时——在她极度兴奋的时候，丽姬娅

^① 克里奥门尼斯(Cleomenes)，斯巴达王克里奥门尼斯三世(公元前236—公元前222年在位)。

这一奇怪的特征才会被注意到。而这样的时刻，她的美——或许只是在我充满幻想的心里——超越尘世之间，仿若土耳其神话中的天国女神。那乌黑的眼睛，眼睛上纤长的睫毛，以及那略不规整却漆黑如黛的双眉。我在那双眼睛里所看到的“特别”，不是其结构，不是其颜色，也不是散发的光彩，而是那种透出来的神情。唉，语言是多么的贫乏！在每个字眼的背后，掩盖了多少无可诉说的秘密。丽姬娅的眼神啊，我曾那么长久地凝视着它！在一个盛夏的夜晚，我用尽整个晚上试图去读懂它！那是什么？在那比德漠克利特之井还幽深的，我深爱之人的眼眸中，隐藏着什么难以捉摸的东西。我满怀激情，想从那里找到些什么。她的眼睛，她那双大大的闪烁着神圣光芒的眼眸，就如同丽达的双子星^①，而我，则成了最虔诚的占星术士。

在很多令人费解的对意识之特异现象的研究中，最让人深感意外的莫过于这样的事实，而我相信，它在学院研究中从未受到重视。那便是当我们追忆沉睡的往事

① 传说宙斯化身为一只天鹅，依偎到美丽的斯巴达王后丽达身边。之后，丽达生下了两颗天鹅蛋，一颗孵出卡斯托尔、波吕克斯两兄弟，另一颗诞生了克丽泰梅丝特拉及天下第一美女海伦。而双子座的两颗最亮的星星就是以这两兄弟的名字命名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

时，却往往发现自己止步于若即若离的那一刹那，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每次当我凝视着丽姬娅的眼睛，觉得就要从她眼神里明白些什么的时候，我感觉到这种咫尺之遥的临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抵达，最终不得不回到原点。而在这世上最过普通平凡的物体当中，我却能感受到遭遇她的眼神般似曾相识的感觉（奇怪，真是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说，自从丽姬娅的美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像圣坛般的深刻印象，我就经常能在物质世界当中感受到和丽姬娅那大而闪亮的眼睛所散发出来的相似气息。我无法准确说出那种感觉，也没有办法深入分析，或是干脆以平常心处之。让我再说一遍，有时候，当我看着一棵迅速长大的青藤，当我对着一只飞蛾、一只蝴蝶、一个虫茧或是流动的水而发呆的时候，我辨认出了它们。我曾在海洋中触摸过这样的气息；在一闪而过的流星中找到它的身影；在那些历经岁月的老人的目光中感受到它的存在。一次，在用望远镜眺望星空时，有一两颗星星也曾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其中有一颗六等星，重叠并且多变，在天琴座的旁边）。在我聆听弦乐的时候，也会被同样的情感所浸润，不时地，书中的某些情节也会让我产生类似的情感，将我打动。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清楚地记得在约瑟夫·格兰维尔的一部书中，有一段话总是让

我激动不已（或许只是因为它的不合常理。谁知道呢？）——“意志恒在，永不消逝。谁能了解意志之奥秘和力量？上帝不过是一个泽被万物的伟大意志。若不是因为意志薄弱，人不会臣服于天使，也不会畏惧死神”。

时隔多年，在之后的不断追忆之中，我捕捉到了这位英国道德学家和丽姬娅一部分性格的重叠之处。她的想法、行为和语言的乖张，也许正源于这种强大的意志，或者说起码有这种偏向，只是，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并没有其他更直接的表现罢了。在我所知的所有女性当中，她，外表平静、总是那么温柔的丽姬娅，内心却是最狂野而桀骜不驯的。这种强烈的激情我无法衡量，只能从那让我着迷的、奇迹般突然快乐地睁大的眼睛中，在她低语时婉转动听的声音里，以及她习惯性地说出那些激烈的言辞间（这与她平日说话的方式大相径庭，因而愈发显得激烈）找到有力的证明。

我提到过丽姬娅的学识：真可以用渊博一词来形容——是我在所有女性中从未见过的。她熟谙每一种古典语言，就我所熟知的几种欧洲语言来说，我从没听她说错过一句。事实上，任何她所喜欢的话题——都是些学术界用以吹嘘的艰深话题，我何曾见她出过任何差错？我妻子的这一天性，直到最近才异乎寻常地引起我的格

外注意！我刚刚说过，在所有的女性中我从未见过如此渊博的学识，不仅如此，世上又何尝有哪个男人能够成功贯通伦理学、物理学、数学等全部学问？我当初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丽姬娅的学识是如此渊博、令人震惊，但是，我当时就清楚地知道，她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在婚后的最初数年里，带着孩子一般的信心，我在她的带领下醉心于形而上学研究的混沌世界。当我研究那些无人问津、不太有人知晓的学问时，她就俯身于我，我是那么踌躇满志、那么欣喜若狂，心里充满无限憧憬——我真切地感到美妙的前景在眼前逐渐展开，沿着那绚丽但人迹罕至的漫长道路，我终将抵达一种过于珍贵神圣却不能禁绝于人世的智慧的终点。

于是，多年之后，眼看我已打好基础的前程将要不翼而飞，我伤心至极。失去丽姬娅，我就只不过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罢了。只要有她在场，听她讲解，我们所沉思的先验论中的诸多奥秘就会变得通透、明澈。一旦没有了她晶莹的目光，金光璀璨的文字也会变得比铅块还要暗淡。可是，如今这双眼睛越来越少注视我熟读的书页了。丽姬娅病了。狂野的双眸中闪烁着过于——过于灿烂的光芒；苍白的手指透着死尸般的蜡黄色，高贵的前额上，青筋随着情感的微弱潮汐而起伏。我看出她已

病入膏肓——在精神上，我却仍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令我惊讶的是，我那充满激情的妻子的抗争比我更加激烈。她冷酷的性格使我确信，对她而言，死神的到来并不可怕——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以顽强的抵抗力与死神的搏斗，绝非语言所能描述。目睹着这幅惨状，我痛苦地呻吟。我原本可以抚慰她、劝导她，但在她强烈的要活下去——活下去——仅仅是活下去的欲念面前，抚慰和劝导显得愚蠢之极。她精神上一直在进行着激烈而顽强的挣扎，直到最后一刻，她的举止才被平静所动摇。她的声音越来越柔和——越来越低——但我不愿详述她平静的话语中包含的疯狂意味。我倾听着，精神恍惚，仿佛倾听着天籁，倾听着人间从未有过的妄想与渴望。

她爱我，这一点无可置喙；而且明白这一点也轻而易举，在她这样一个女人的心中，爱情是非同寻常的感情。可是，只有在她临终之时，我才感受到她强烈的爱意。好几个小时，她攥着我的手，向我倾诉衷肠，一种热烈、近于崇拜的挚爱。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倾诉？——我又怎么承受得了心上人在倾诉衷肠时就撒手西归？我无法详述这些细节。让我只说一点，丽姬娅怀着难以想象的痴心去爱一个，天啊，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这时我才终于明白她对行将逝去的生命如此狂野的渴望的真正原由。这

种狂野的渴念——对生命热烈的渴望——只是渴望活下去，我拙于描述，没有言辞可以用来表述。

在离世的那天晚上，午夜时分，她不由分说地把我召唤到她身旁，让我再念一遍她几天前写下的一首诗。我照着她话做了——诗的内容如下：

看！这是节庆的夜晚，
在凄凉的暮年！
一群天使，收拢翅膀，戴着
面纱，淹没于泪水，
坐在剧院里，观看
一出希望与恐惧的戏剧，
乐队时断时续地低语着
天体的音乐。

一群小丑，装扮成上帝，
轻声低语、嘀咕，
来回地飞行；
他们只是木偶，不断来去
听命于巨大的无形之物，
无形之物一再变换场景，
从神鹰的翅膀内拍出